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母亲鼓励自主与学步儿的探索行为：依恋的调节作用

作者：江群，卢珊，张茜，王争艳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本研究学步儿童母亲鼓励自主性与其探索行为的关系，以及母婴依恋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婴儿观察研究在操作和实施中都有较大挑战性，所以研究结果具有很好的价值。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样本量过小，这使得结果的推广和应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他问题如下：

意见 1：方法部分，“母亲对儿童联结的鼓励”意义不明确。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点和建议。这里“母亲对儿童联结的鼓励”主要指母亲直接用来处理儿童人际关系的养育行为，包括：鼓励儿童开始与他人合作的活动，如母亲说：“宝贝，你想和妈妈一起做饭吗”；鼓励儿童进行亲密程度/情感方面的交流，如儿童正在玩玩具，母亲说：“来妈妈附近玩”；鼓励儿童进行身体/行为的亲近，如儿童抱了一下母亲，母亲说：“呀，真好！宝贝，我喜欢你抱我”。作者在文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相应补充：“……该方案中包含两个维度：母亲对儿童自主性的鼓励和母亲对儿童联结的鼓励。后者主要指直接用来处理儿童人际关系的养育行为，包括儿童与他人的合作、情感亲密程度/情感交流以及身体/行为亲近。本研究中使用的是前者，即母亲鼓励儿童自主性分量表。……”，详见第 22 页蓝色字体。

意见 2：SES 算法需要标注出处。

回应：特别感谢专家指出作者的疏忽，SES 算法主要借鉴的是 Laranjo 与 Bernier (2013)发表在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的“Children's expressive language in early toddlerhood: Links to prior maternal mind-mindedness”一文，作者已经在文中进行了标注，详见第 23 页及参考文献的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3：探索行为的变量比较大，可否考虑做因素分析等方法合并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尝试过采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探索行为的变量进行合并，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或两个综合性指标，但是合并结果并不理想，说明数据不支持该假设。我们反思各个探索行为的基本编码方式，认为探索时长和频次是从探索行为的量上的一个评估；探索的坚持性和探索能力反映的是不同的探索品质。因此，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变量分析。现附上之前的因素分析结果供专家参考。

表1 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604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53.317
	df		10
	Sig.		.000

表2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Component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1	2.097	41.941	41.941	2.097	41.941	41.941
2	.997	19.948	61.890			
3	.912	18.236	80.126			
4	.650	12.999	93.125			
5	.344	6.875	100.00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表3 Component Matrix^a

	Component 1
探索操作总频次	.865
探索操作平均时长	-.598
探索操作种类	.658
坚持性最大300	.687
探索能力	.293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 1 components extracted.

意见 4: 讨论部分, “母亲鼓励自主与学步儿探索行为的关系”这一部分的讨论还不够深入, 有些基本概念的描述不需要在这里赘述。

回应: 感谢专家的指点和建议, 作者在文中删去了“探索操作种类主要指探索操作的丰富程度 ·····”这一段对三个探索变量概念的赘述, 另外参考以往研究对于母亲鼓励自主对学步儿探索行为的促进关系进行了文献补充。在以往研究中, Deci, Driver, Hotchkiss, Robbins 和 Wilson(1993)发现母亲的自主性支持与儿童的内在动机有关, 这一关系也存在于 1 岁的婴儿(Grolnick, Frodi, & Bridges, 1984)。结合自我决定理论, 以及 Vig(2007)指出个体的内在动机与他们自发的好奇心以及渴望掌控有关, 探索行为正是这一动机的体现(Fewell & Glick, 1993),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母亲鼓励自主对儿童探索行为的促进作用有可能是通过激发个体的内在动机得以实现的。作者在文中进行了补充修改, 具体见第 25 页和参考文献蓝色字体部分。

以下是参考文献出处:

Deci, E. L., Driver, R. E., Hotchkiss, L., Robbins, R. J., & Wilson, I. M. (1993). The relation of mothers' controlling vocalizations to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55(2), 151-162.

Grolnick, W., Frodi, A., Bridges, L. (1984). Maternal control style and the mastery motivation of one-year-old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5(2), 72-82.

Vig, S. (2007). Young children's object play: A window o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 19(3), 201-215.

Fewell, R. R., & Glick, M. P. (1993). Observing play: An appropriate process for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5(4), 35-43.

.....

审稿人 2 意见： 本文通过观察 66 个北京城市家庭中 14 个月大的学步儿之母亲鼓励自主水平、学步儿依恋类型与学步儿探索行为的关系，发现了母亲鼓励自主水平、学步儿依恋类型对于学步儿探索行为的主效应及学步儿依恋类型对于母亲鼓励自主行为的作用之调节作用。本研究理论基础扎实，采用的方法(实验室与家庭观察法)得当，数据分析合理，很好地补充、拓展了现有文献，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均较高。有几点小的修改意见供作者参考。

意见 1： 前言 文献回顾中，作者较为充分地论述了母亲行为、依恋类型和探索行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已经引用的文献，适当再展开讲一讲探索行为的重要性。例如：学步儿的探索行为具体和后期哪些认知发展指标相关？有关研究在不同文化中的结果如何？作者提到，“以往研究多从探索行为的量上进行探讨……缺乏质上的比较”。这里可以展开解释一下“质上的比较”之具体内容和考察方法，及其与探索行为的“量”相比有哪些优越性。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根据已经引用的文献，对探索行为的重要性进行了适当陈述，在原文中加入了“以往大量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如 6、7 个月婴儿对物体的探索动作与他们对物体特征的感知能力有关(Baumgartner & Oakes, 2013)；9 个月婴儿的爬行能力及对物体的探索均与他们的心理旋转能力有关(Schwarzer, Freitag, & Schum, 2013)；2~3 岁儿童的探索与他们的言语发展有关(Hellendoorn et al., 2015)；以及一项 0 到 2 岁的追踪研究揭示了婴儿出生时就具有运用感知到的信息调整手部位置去探索物体的能力(Lobo, Kokkoni, Cunha, & Galloway, 2015)”这一段话，补充说明了探索行为与认知发展指标之间的关联。

关于婴儿早期的探索行为的文化研究，目前没有查到相关的研究文献。我们推测，在婴儿早期，探索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自发行为，可能会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随着父母教养的作用的影响，逐渐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这将是今后关注的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话题，通过追踪设计的文化对比研究可能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回答。

对于探索行为的测量方式，作者通过参考 Jennings, Harmon, Morgan, Gaiter 和 Yarrow(1979)一文，对“质上的比较”进行了展开探讨，在原文中补充了“少数研究者甚至发现探索行为的量化指标与婴幼儿的认知发展和坚持性并无关联，而探索行为的质化指标却与之密切相关(Jennings, Harmon, Morgan, Gaiter, & Yarrow, 1979)。Jennings 及其同事进一步指出量化指标（如操作物体的总时间）是所有婴幼儿能力范围之内的表现(如简单的敲或者摇晃物体)，质化指标则要求儿童表现更多的技能(如表现出适应物体特性的探索行为)或者集中注意力(如探索行为的持续性，要求儿童表现对某个物体持久的注意)。可见，探索行为的质化指标较之量化指标更能体现个体在探索过程中的差异性。对此，本文借鉴……”，具体见文中第 18 页。

以下是参考文献出处：

Baumgartner, H. A., Oakes, L. M. (2013).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ants' Manual Activity With Objects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Dynamic Events. *Infancy, 18*(6), 983-1006.

Schwarzer, G., Freitag, C., Schum, N. (2013). How crawling and manual object explor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mental rotation abilities of 9-month-old infa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Hellendoorn, A., Wijnroks, L., van Daalen, E., Dietz, C., Buitelaar, J. K., Leseman, P. (2015). Motor functioning, exploration, visuospat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autism.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39*, 32-42.

Lobo, M. A., Kokkoni, E., Cunha, A. B., Galloway, J. C. (2015). Infants Born Preterm Demonstrate Impaired Object Exploration Behaviors Throughout Infancy and Toddlerhood. *Physical Therapy, 95*(1), 51-64.

Jennings, K. D., Harmon, R. J., Morgan, G. A., Gaiter, J. L., & Yarrow, L. J. (1979). Exploratory play as an index of mastery motivation: Relationships to persistence,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environmental measur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4), 386.

意见 2: 方法 在研究步骤中, 作者提到参与家庭“在实验室完成了婴儿气质问卷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此处似乎不妥, 应在完成问卷之前就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也是数据收集的一部分); 作者应当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没有让参与家庭在研究初始就签署知情同意书。此外, 在数据分析中, 是否可以考虑对已有录像, 针对母亲抚养的连结性也进行编码并在后续回归模型中进行控制, 从而更好地评估母亲鼓励自主行为这一维度的影响大小? 最后, 因参与研究的儿童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 作者可以将儿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或根据已有文献和实际数据的情况解释为什么没有控制儿童性别)。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关于知情同意书在研究初始就签署了, 这里是作者表述不够清楚, 特致以诚挚的歉意。作者已经在文章进行了相应的更改, 将其修改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在实验室完成了婴儿气质问卷”。其次, 专家提出的针对母亲抚养的连结性进行编码并在后续回归模型中进行控制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 为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指导,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对这一变量进行探讨和分析。最后, 本文中作者并没有把儿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一是因为以往大量研究者指出这一阶段的儿童探索行为无性别差异(Henderson & Moore, 1979; Boom, 1994; Yarrow, 1983); 二是作者在之后对探索行为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补充分析, 发现学步儿在探索行为的五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综合这两方面, 作者没有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以下是参考文献出处:

Henderson, B., & Moore, S. G. (1979). Measuring exploratory behavior in young children: A factor-analytic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5(2), 113-119.

Boom, D. C. (1994).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ment and Mothering on Attachment and Exploration: An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 of Sensitive Responsiveness among Lower-Class Mothers with Irritable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65(5), 1457-1477.

Yarrow, L. J. (1983). Assessment of mastery motivat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life: Contemporaneous and cross-age relationshi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2), 159-171.

意见 3: 讨论 作者已经针对本研究的结果进行了一些讨论, 但还有几点可以进一步展开。例如, 根据已有的跨文化研究文献, 中西方对于母亲教养、依恋关系的态度和行为具体有什么相似和差异, 可能与本研究的发现相关? 此外, 根据中国许多城市家庭的实际情况, 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对于学步儿的依恋关系(如, 有多个依恋对象)与认知行为发展(如, 祖父母可能对儿童的探索行为鼓励程度不同)可能有所影响。这一点也应加入讨论的内容(如参与家庭都是由父母亲自照料的, 也可以在“参与者”部分指出)。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指点和建议。作者补充查阅了相关的跨文化研究文献, 发现西方国家比我国更重视鼓励自主行为(Greenfield, Suzuki, & Rothstein-Fisch, 2006), 而在我国由于更看重个体的合作、服从以及亲和等价值观, 更强调母亲的鼓励联结行为而非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Liu, Chen, Zheng, Chen, & Wang, 2009)。这说明: 在我国, 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在养育过程中相对而言表现较少, 有可能造成了母亲鼓励自主行为在母婴依恋关系建立中起不到关键性作用。另外, 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父母权威和孩子顺从行为的推崇, 我国父母较多表现出来的是专制型的教养方式(Chao, 1994), 他们对孩子的爱更多的表现在“管”孩子的行为当中, 一些研究者还发现这种“管”的行为特质与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温暖维度显著正相关(Bond, 1998), Chen 及其同事(2000)在控制母亲养育策略后, 发现母婴依恋与母亲的专制型态度显著相关。这些研究揭示了相比母亲鼓励自主而言, 母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或者与“管”类似的控制行为可能更会显著影响母婴之间的依恋关系。作者对此在文中进行了补充, 详见第26页标蓝色字体。

另外，感谢专家对祖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料这一现象的关注，以往有研究发现“与祖孙依恋的安全性相比，母子依恋的安全性对幼儿的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各领域具有更大的相对预测力”（邢淑芬等，2016）但是，在探索领域是否存在类似的规律，还有待证实。为此，我们在不足部分对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见第 27 页研究意义与局限部分的蓝色字体。

相关参考文献出处：

- Greenfield, P. M., Suzuki, L. K., & Rothstein - Fisch, C. (2006). Cultural pathways through human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 Liu, M., Chen, X., Zheng, S., Chen, H., & Wang, L. (2009). Maternal Autonomy - and Connectedness - oriented Parenting Behaviors as Predictors of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rs in China. *Social Development*, 18(3), 671-689.
- Chao, R. K. (1994).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and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renting through the cultural notion of training. *Child development*, 65(4), 1111-1119.
- Bond, M. H. (1998). Chinese dimensions of parenting: Broadening western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3(5), 345-358.
- Chen, X., Liu, M., Li, D., Cen, G., Chen, H., & Wang, L. (2000). Maternal authoritative and authoritarian attitudes and mother-child intera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2, 119-126.
- 邢淑芬, 梁熙, 岳建宏, 王争艳. (2016). 祖辈共同养育背景下多重依恋关系及对幼儿社会-情绪性发展的影响. *心理学报*, 48(5), 518-528.

意见 4：最后，本研究发现母亲鼓励自主行为对于不安全依恋的学步儿影响不显著。这一不显著结果也很值得讨论。不显著的原因是因为合并了两种不安全依恋的儿童，还是其他？对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鼓励他们发展高质量的探索行为？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参考以往研究，我们推测造成这一不显著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步儿的不安全型依恋关系影响了他对母亲的信任程度。由于对母亲的信任度低，往往容易让儿童忽视或者拒绝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直接阻断了母亲鼓励自主行为对其探索行为的促进作用。在文章中，我们引用了前人已有的研究，“Corriveau et al.(2009)指出婴儿期的依恋安全性会影响幼儿对母亲的信任。Dujardin (2015)进一步发现安全型依恋儿童对母亲提供支持的信任程度较高，在中等危险程度的环境中能比不安全型依恋儿童更自由的探索。”鉴于此，对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鼓励他们发展高质量探索行为的方法之一是提高他们对母亲的信任程度，从而积极接纳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对此，作者在文中进行了相应补充，具体见文中讨论部分的蓝色字体。

意见 5：本文的英文摘要还有一些语法小问题和不地道的表述（例如：句子不能以”and”开头；最后一段的”largely promote”疑为”significantly promote”，等等），建议作者请英文较好的同事或者英语为母语的同事帮助进一步润色。

回应：感谢专家细心的建议。作者已将开头第一段的“ And engagement of exploration is generally associated ……”改为了“ Exploration action and exploration are generally associated……”，并将最后一段第一句中的“largely promote”改为了“significantly promote”以及最后一段第二句的“ And toddler’s security of attachment……”中将“and”删去了。同时请英语较好的同事校对了一遍。

.....

审稿人 3 意见：文章选题有创新性，研究的设计和方法合理。写作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跟作者探讨。

意见 1:引言部分 1.1 引言部分对于探索行为的介绍应该更详细一些,对于探索行为的频率、种类、持续时间、坚持性等方面都应该有所介绍,让读者能够了解学步儿的探索行为的质和量应该如何评价?怎样的探索行为是积极的?探索行为对于儿童的后期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关于探索行为质和量方面的评价以及探索行为对儿童后期发展的重要意义另一位专家也同样指出来,作者已经在文中进行了相应补充,对探索行为质和量方面的评价做了区分,并同时原文中加入了对本研究采用的探索操作总频次、探索操作平均时长、探索操作种类、探索坚持性以及探索能力五个探索维度做了简单介绍:“其中,探索操作总频次、探索操作平均时是探索行为的量化指标,分别记录的是单一具体操作行为的频次和花费的平均时间,探索操作种类、探索坚持性和探索能力分别表现的是学步儿探索行为的丰富程度、注意力坚持程度以及对物体信息量是否搜集充分等方面的考察,是探索行为的质化指标。”因为方法部分有更详细的介绍,故没有进行展开讲述。具体见文中第 19 页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2:1.2 引言部分引用了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成人的动机与行为,强调自主动机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增加自我决定理论下学步儿期的实证研究文献,说明学步儿探索行为与成年期自主动机的关联,以及母亲的行为在自主动机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正如专家所言,自我决定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成人的动机与行为,强调了自主动机的重要性。作者在查阅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下学步儿期的实证研究文献,并在文中重新整理思路,补充了“该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会自发主动地探索环境,从而掌握新知识和技能,进一步寻求发展与挑战。人类的行为是受自主动机激发,是这一理论的核心(Deci & Ryan, 2000)。Deci 和 Ryan(2008)指出自主动机包括了内在动机以及不同类型的外在动机,其中,独立做出选择、决定以及解决问题主要是青少年和成人的自我决定行为(Palmer, 2013)。Palmer 及其同事对自我决定理论下儿童早期的自我决定行为进行了大量探究,并指出期待学前儿童做出与青少年和成人一样的自我决定行为在发展上是不恰当的。虽然儿童在早期并不能完全进行自我决定行为,但这一行为却起源于儿童早期的发展,是毕生发展的(Palmer, 2010; Wehmeyer, 2007)。对儿童早期而言,自我决定理论提出婴幼儿早期的探索行为是其内部动机的体现,如果周围环境对个体的自主需求给予支持而不是控制时,个体的内部动机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他们的探索行为。有关儿童的自我决定理论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即自主性支持与内部动机间存在一定的关联(Deci, Driver, Hotchkiss, Robbins, & Wilson, 1993; Grolnick, Frodi, & Bridges, 1984)。……Joussemet, Landry 和 Koestner (2008)的综述研究也证实了母亲鼓励自主行为能够促进婴幼儿的内部动机和内化。……”,具体见文中第 18 页的蓝色字体。

参考文献出处如下: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 what" and "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Deci, E. L., & Ryan, R. M. (2008).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49(3), 182.

Palmer, S. B., Summers, J. A., Brotherson, M. J., Erwin, E. J., Maude, S. P., Stroup-Rentier, V., ... & Chu, S. Y. (2013). Foundations for self-determin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An inclusive model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33(1), 38-47.

Palmer, S. B. (2010). Self-determination—A life-span perspective. *Focus on Exceptional Children*, 42, 1-16.

Wehmeyer, M. L. (2007). *Promoting self-determination in student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New York:

Guilford.

Deci, E. L., Driver, R. E., Hotchkiss, L., Robbins, R. J., & Wilson, I. M. (1993). The relation of mothers' controlling vocalizations to children's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55(2), 151-162.

Grolnick, W., Frodi, A., Bridges, L. (1984). Maternal control style and the mastery motivation of one-year-olds.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5(2), 72-82.

Joussemet, M., Landry, R., & Koestner, R. (2008).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Canadian Psychology/Psychologie canadienne*, 49(3), 194.

意见 3: 1.3 引言部分关于依恋理论的论述，从目前文章中的论述来看，更像是依恋是母亲鼓励自主与儿童探索行为之间的中介机制。这部分论述的思路需要进一步整理一下。“Whipple 等人(2011)提出应当从探索—依恋两方面来评估母亲的相关行为，提高依恋安全性的预测。从探索层面来讲，自我决定理论提出母亲自主性支持能够满足个体的自主需求，最大程度激发内在动机，促进他们的探索行为；从依恋层面来讲，母亲敏感性作为母婴依恋最有力的预测指标，对母婴依恋质量至关重要。针对这一观点，Whipple 等人探讨了母亲自主支持和母亲敏感性对依恋的预测作用，发现母亲自主支持不仅与依恋安全性呈显著正相关($r=0.32$)，还能够预测 5% 的依恋安全性变异。”另外，陌生环境中学步儿的探索行为本身是“安全型依恋”的评价指标之一，如何区分对依恋的评价和对探索行为的评价？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长考，我们的思路是，自我决定理论提出母亲自主性支持能够满足个体的自主需求，最大程度激发内在动机，促进他们的探索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母亲的鼓励自主可以直接预测儿童的探索行为。这在数据分析中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正如专家所言，母亲的敏感性与母婴依恋关系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大多数研究的确认，包括我们之前发表的数据，母亲敏感性会影响儿童的依恋质量。从养育领域特殊性来看，母亲敏感性和依恋同属于同一保护领域。

但是，关于自主性支持与依恋的关系，我们的结果与 Whipple 等人(2011)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在 Whipple 一文中母亲鼓励自主与婴儿依恋安全性呈显著正相关($R=0.32, p<0.01$)，在本文中两者并无显著性相关($R=0.08, ns$)，具体可见文中表 2 的数据。对此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并查阅了相关文献。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母亲的敏感性和自主性支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养育行为，反映了养育行为的领域特殊性。Grusec 等人提出了社会化领域特殊性的框架(Grusec, Davidov, 2010)，如下表 4 所示。父母与孩子在不同情境下的互动可以被划分为几种意义不同的互动领域，每个领域中的亲子互动可以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培养人的社会化能力。因此，没有一种普遍的、遵从所有目标或机制的社会化理论，在每种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中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会不同，其中包括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影响行为变化的机制(Grusec & Davidov, 2010)。领域性分析表明在某一领域成功进行互动的父母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内不一定成功。不同的母亲在与孩子互动时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些母亲善于充当保护者使儿童时刻处于安全状态、有些母亲善于充当玩伴能够与孩子的游戏中开怀大笑、有些母亲善于充当教师开发孩子的最近发展区。在过去的一个领域中需要的经验和技能可能影响了当前的属于另外一个领域的互动。因此，我们推测，由于依恋和鼓励自主分属于不同养育领域，因此，依恋更可能在鼓励自主与探索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

我们在文中对这一思路及相关文献进行了补充：“根据 Grusec 和 Davidov(2010)的领域特殊性理论，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五大重要领域：保护领域、互惠领域、控制领域、群体参与领域和指导性学习领域。从养育特殊性来看，母亲敏感性和依恋同属于同一保护领域。而母亲鼓励自主行为旨在满足孩子的自主需求，包括提供反馈、暗示和建议等 (Grolnick et

al., 2002)。我们推测，由于依恋和母亲鼓励自主分属于不同养育领域，依恋更可能在鼓励自主与探索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具体见文中第 20 页和参考文献部分的蓝色字体。

表 4 社会化领域特殊性的框架

领域	亲子关系的本质	需要的父母行为	社会化的机制
保护	保护的提供者-接受者	缓解儿童的压力	得到保护的信心
互惠	交换/平等	服从儿童合理的要求影响他们的企图	互惠的先天倾向
控制	层级	使用惩罚的方法最适于达到家长的目的	获得自我控制
指导学习	教师-学生	为儿童不断变化的理解水平提供匹配的教育	内化老师所使用的语言和方法
群体参与	同一社会群体的共有成员	促使儿童去观察和参与文化实践	建立社会同一性感

Grusec, J. E. & Davidov, M. (2010). Integrat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socializ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 domain-specific approach. *Child Development*, 81(3), 687-709.

陌生情境对婴儿来说是一个中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儿童的依恋系统被激活，探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依据《陌生情境编码手册》，对依恋的评价主要根据的是孩子在陌生情境中特别是分离重聚中指向母亲的行为模式(如寻求亲近和接触、维持接触、反抗和回避)进行依恋类型的评估。本研究想考察的探索行为是在常态下的表现，探索行为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在常态下学步儿对新异刺激(本文主要是三种玩具)进行的探索活动。

意见 4: 注意正文中文献引用的规范性以及参考文献列表的规范性，中文文献中不使用英文标点“&”。参考文献中杂志的标题是否可以使用缩写，中文参考文献是否集中写在参考文献列表的最后，请确认一下《心理学报》的要求。

回应: 感谢专家的严谨和细致。作者重新确认了下《心理学报》参考文献的要求，杂志的标题必须要全名，中文参考文献不需要写在文献列表最后，对作者的疏忽致以诚挚的歉意，已经在文中进行了修改，删去了“(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 王艳辉, 2013)”中的“&”，把“正如 Gutman & Feinstein(2010)的研究指出……”中的“&”改为了“和”，并对参考列表最后的中文参考文献重新进行了排序，具体见参考文献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5: 研究方法部分 2.1 “在北京多个社区的儿童保健中心招募了 6 个月健康学步儿家庭 96 名，在实验室完成了婴儿气质问卷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句子不通顺。

回应: 感谢专家，已把句子改为“在北京多个社区的儿童保健中心招募了 6 个月健康学步儿家庭 96 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在实验室完成了婴儿气质问卷。”

意见 6: 2.2 研究程序中对于评价依恋的“陌生情境”的观察程序应该给出更详细的介绍，或者附上能查找到详细程序的参考文献。探索行为的观察要说明 3 种玩具是逐一提供的，提供第 2 种玩具时，第 1 个玩具是否收回？另外，每种玩具玩 2 分钟，对于学步儿来说这个时间是否充足？因为是在儿童的房间观察，观察环境和过程是否进行控制？是否存在儿童分心或者受周围环境干扰的情况？母子互动的观察是否属于结构观察？观察程序是母子自由互动，并没有结构化的观察任务。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评价依恋的“陌生情境”的观察程序主要包括 8 个情节，具体见下表 5。作者在文中对此进行了相应补充“……邀请每对母婴来实验室进行 Ainsworth 陌生情境观察程序，共 8 个情节，主要为：母亲与学步儿自由游戏(情节 1, 2, 3)、陌生实验者与学步儿自由游戏(情节 3, 7)、学步儿与母亲分离(情节 4, 6)以及学步儿与母亲重聚(情

节 5, 8), 每阶段持续 3 分钟。……”, 具体见研究程序中陌生情境实验室观察部分的标蓝色字体。另外, 探索行为的观察中, 3 种玩具是逐一提供的, 作者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每种玩具玩 2 分钟, 一共有 3 种玩具, 编码时长为 6 分钟, 从录像来看, 学步儿在这个时间段已经表现出了比较多的探索行为(具体可以看文中的描述分析数据),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时间应该算比较充足的。此外, 专家谈到的关于观察环境和过程的控制以及儿童分心或者受周围环境干扰的情况, 确实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在实施观察过程中也确实对这些情况进行了适当处理和控制在。最后, 母子互动的观察属于结构观察, 因为实验者会提供水果切切看、炊具和无字布书指定的三个玩具, 而非母子之间完全自由的互动。

表 5 陌生情境实验程序

情节	出现人物	持续时间	情境描述
1	母亲、学步儿、观察者	3 分钟	观察者要跟母亲和孩子说清楚指导语, 然后观察者将母亲和学步儿带入实验室。
2	母亲、学步儿	3 分钟	学步儿探索环境, 母亲在一旁观看。如果学步儿在 2 分钟内没有探索环境, 母亲引导学步儿玩耍。
3	母亲、学步儿、陌生人	3 分钟	陌生人进入, 第 1 分钟, 陌生人沉默不语; 第 2 分钟, 陌生人与母亲交谈; 第 3 分钟, 陌生人靠近学步儿。3 分钟后, 母亲悄悄离开。
4	学步儿、陌生人	3 分钟	开始第一个分离阶段, 陌生人与学步儿玩耍。
5	母亲、学步儿	3 分钟	第一次重聚。母亲问候或安慰学步儿, 并鼓励学步儿继续玩。然后, 母亲说“再见”, 离开。
6	学步儿	3 分钟	第二次分离
7	学步儿、陌生人	3 分钟	继续第二次分离。陌生人进入, 并和学步儿一起玩耍。
8	母亲、学步儿	3 分钟	第二次重聚。母亲进入, 和学步儿打招呼, 抱起学步儿。同时, 陌生人悄悄离开。

注意事项有: 情节 3、5、6 中若学步儿哭闹剧烈, 则适当缩短时间, 但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30s; 情节 4 中若学步儿哭闹剧烈, 则适当延长时间

意见 7: 2.3 研究工具 对于依恋的编码方案要给出比较详细的介绍。对于每一个儿童只记录类别还是要记录具体行为, 观察哪些行为指标? 划分类别的标准是什么? 并且对于编码方案的出处需要提供参考文献。编码者一致性的计算方法也需要详细介绍, 用了多少样本, 多少名编码者, 提供的相关系数是什么相关系数? 另外, 后面的计算中只区分了安全型和非安全型, 并且采用回归进行数据分析, 对依恋做连续变量的编码和计算是否更好? 探索行为的编码需要说明探索行为的评价标准, 或者说是探索频率、探索类别等对于学步儿的意义, 或者在引言部分说明这些问题, 使读者理解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方面来编码探索行为。探索坚持性和探索频率是矛盾的两个指标, 有限的时间内, 坚持性长, 频率就会低, 如何理解这两个指标? 探索能力这一指标是否有依据, 探索成功比失败对于学步儿来说更有意义和价值吗? 并且, 探索能力与探索的频次、时间、坚持性都不相关, 这如何解释, 哪一个探索行为指标更有效? 总之, 对探索行为做了量化处理之后, 这个数量的大小对于学步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对依恋的编码方案主要参考的是 Ainsworth(1969)的《陌生情境编码手册》, 对每个儿童在陌生情境(重点在两个重聚情节, 即情节 5 和 8)中学步儿与母亲的四种交互行为进行 7 点量表评分, 即寻求接近、维持接触、回避接触或接近、拒绝接触或安慰这四个行为指标。划分类别的标准为学步儿对母亲离开后的反应。具体的参考文献可参阅“Ainsworth, M. D., & Wittig, B. (1969). Attachment, exploration, and separation: illustrated by the behavior of one-year-olds in a strange situation. *Determinants of infant behaviour*, 4, 113-136.”。

依恋编码一致性选用了 10% 的样本, 3 名编码者, 提供的系数是依恋类型的总体一致性比率。作者在文中进行了修改, 将“本研究中评定者一致性相关系数为 0.83”完善为“本研究由 3 名编码者随机抽取 10% 的录像建立编码一致性, 编码一致性系数(Kappa 系数)为 0.83”。

由于对依恋数据进行编码时采取的是分类编码, 因而无法对依恋进行连续变量处理。以后可以重新编码依恋为连续变量, 对其结果进行重新探讨和分析。

关于探索的五个指标均是借鉴已有研究选用的, 具体的参考文献在介绍学步儿探索行为编码表时已注明。作者之选择这几个方面来编码探索行为, 是因为这五个指标同时包含了探索行为在质和量上的差异, 更为全面、系统, 有助于从更多元的角度考察探索行为。探索坚持性强调学步儿在探索某种玩具时注意力持续的时间, 而探索操作总频率则指学步儿在规定时间内发出的探索操作的总的次数, 在有限的时间内, 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影响, 是可以同时高、同时低或者一高一低的。

探索能力和探索坚持性这两个指标都是借鉴 Frodi, Bridges 和 Grolnick(1985)对掌握动机的评价方法。学步儿要探索成功是需要搜集和加工更多的信息, 这可能更需要他更专注、更努力才能获得成功。就现阶段而言, 探索成功或者失败对学步儿而言意义可能差别不大, 探索成功说明他可能确实注意到了玩具本身某些重要的信息(当然也有可能存在运气的成分), 探索失败则说明他没有注意到物体特定的信息, 但如果探索失败了继续尝试最终成功了, 很难说两者的意义谁大谁小。在这里特别非常感谢专家细致的思考和建议,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可思考和探索的空间, 由于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母亲鼓励自主行为与学步儿探索行为之间的关系, 对探索行为指标的选取也更多参考前人的研究, 对探索行为的测量指标的优化以及各个测量指标与学步儿认知发展的关联则是日后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工作。

意见 8: 数据分析部分 3.1 描述统计部分需要给出每个变量的单位。另外, 因为编码数据并不符合正态分布, 描述统计提供平均值和标准差并不能很好地描述数据, 可参考相关文献, 提供更多的描述数据。控制变量也应该提供描述统计值。依恋为类别变量, 不应该计算皮尔逊相关。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将原文中的表 2 进行了修改, 并在描述统计部分添加了最大值、最小值和各变量的单位, 由于依恋为二分变量、以及 SES、气质困难度和探索能力均为合成变量, 故没有单位。在相关分析中, 依恋与其他变量一起均计算的是偏相关系数, 并不是皮尔逊偏相关分析。这里是作者写错了, 对此作者向专家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并删除了“皮尔逊”三个字, 将相关分析中的统计量“ r ”更正为“ r_{partial} ”。另外, 由于样本量较小, 为了减少犯 I 类错误的几率和最大化效果量, 作者在进行偏相关分析中进一步采用了重复抽样 1000 次的方法(bootstrapping), 发现两者结果相似, 故报告原始数据结果。修改后的表如下表 6 所示, 详见原文表 2 的蓝色字体。

表6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偏相关分析(N=66)

	1	2	3	4	5	6	7	<i>M</i> ± <i>SD</i>	Min~Max
1.探索操作总频次(次)	1							88.95 ± 23.95	1.72~3.94
2.探索操作平均时长(秒)	-0.54***	1						2.02 ± 0.54	39.77~141.36
3.探索操作种类(类)	0.42***	-0.14	1					12.61 ± 1.59	0.67~3.44
4.探索坚持性(秒)	0.48***	-0.12	0.38**	1				244.80 ± 42.64	8.00~17.00
5.探索能力	0.14	-0.08	0.16	0.03	1			16.94 ± 12.06	133.00~300.00
6.母亲鼓励自主(次)	0.28*	-0.11	0.35**	0.29*	0.12	1		37.31 ± 13.08	0.00~47.00
7.儿童依恋类型	-0.35**	0.37**	0.11	-0.23 ⁺	0.15	-0.08	1	—	—
SES	—	—	—	—	—	—	—	-0.01 ± 0.72	-2.00~1.00
气质困难度	—	—	—	—	—	—	—	3.19 ± 0.45	1.72~3.94

注 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10$, 双侧检验, 下同。

注 2: 儿童依恋类型为 0、1 二分变量, 0 为不安全型, 1 为安全型, 下同。

意见 9: 3.2 回归分析的被试量是 66 还是 62, 请确认。回归方程中, 变量名用“母亲自主性”不恰当, 容易引起歧义。交互作用分析中, 计算的两个简单斜率的相关系数方向不一致, 但是从图上看, 都是正相关, 请检查数据。“根据 Aiken 和 West(1991)的程序, 对调节效应进一步做简单斜率检验, 结果见图 1。结果显示, 当学步儿为安全型依恋时, 母亲鼓励自主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学步儿探索能力作用 ($\beta_{simple}=6.22, SE=0.38, p<0.05$), 相较于母亲低鼓励自主, 高鼓励的学步儿探索能力增加了 6.22 个单位; 当学步儿为不安全型依恋时, 母亲鼓励自主行为对婴儿探索能力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eta_{simple}=-0.23, SE=0.03, ns$)。”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回归分析中的被试量为 62。作者已将回归分析中的“母亲自主性”统一为“母亲鼓励自主”。交互作用分析中, 计算的两个简单斜率的相关系数方向确实不一致, 是作者画错了, 正确的图应该如下所示, 作者对此致以诚挚的歉意。特别感谢专家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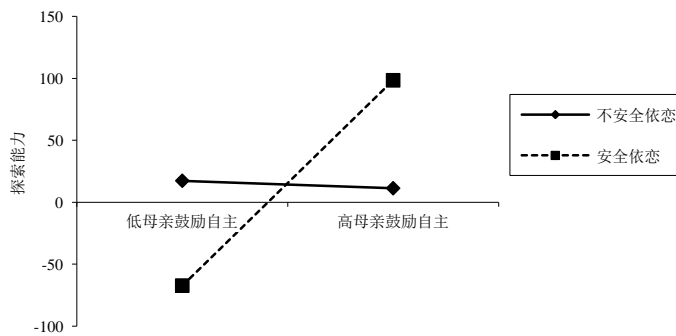


图1 儿童依恋类型对母亲鼓励自主与婴儿探索能力的调节作用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我认可作者的修改, 同意发表。

回应: 感谢专家的认可, 谢谢!

审稿人 2 意见: 修改后的稿件较好地回应了审稿人之前的意见和建议, 尤其是增加了对探索

行为质与量的含义及其测量方式以及自我决定理论的阐述,并进一步解释了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方面的细节。全文语言流畅程度也有一定提升。因此,建议本文可以在如下几处小修后予以发表:

意见 1: 讨论部分(4.3 中部): 作者在此处增加了关于中国家庭文化特点的论述,并引用了如Chao(1994)等经典研究。然而,这些文献未能反映近年来对中国家庭文化特点研究的新进展,与作者所新收集的数据相比也过于陈旧了。建议作者在此处更新所引文献。(另外,此处人名误为Cao,请更改)。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在查阅了相关文献后,将此处的参考文献变更为“Xu, Farver, Zhang, Zeng, Yu, & Cai(2005)和Ng, Pomerantz, & Deng(2014)”两篇文章,如下所示,并在文中进行了相应修改,具体见绿色字体部分。

Xu, Y., Farver, J. A., Zhang, Z., Zeng, Q., Yu, L., & Cai, B. (2005). Mainland Chinese parenting styles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9(6), 524-531.

Ng, F. F. Y., Pomerantz, E. M., & Deng, C. (2014). Why are Chinese mothers more controlling than American mothers? “My child is my report card”. *Child development*, 85(1), 355-369.

意见 2: 讨论部分(4.3 结束处): 作者在此处表示,“对于不安全依恋儿童而言,提高他们对母亲的信任程度则有助于他们积极接纳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促进其高质量探索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对于照料者缺乏信任是儿童不安全依恋的特征之一,如何让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提高对母亲的信任程度? 作者可以稍作解释。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参考Hughes(2017)一书,在文中“从本文结果来看,在婴幼儿早期培养母婴之间的安全依恋至关重要,这样母亲的鼓励自主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婴幼儿的探索行为”后补充了“Hughes(2017)指出,不评价儿童、换位思考理解儿童以及积极接纳儿童等多种方式都能够有效提升母亲与不安全依恋儿童之间的信任程度”,并将“对于不安全依恋儿童而言,提高他们对母亲的信任程度则有助于他们积极接纳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促进其高质量探索行为的进一步发展”改为了“对于不安全依恋儿童而言,如果能提升他们对母亲的信任程度则有助于他们积极接纳母亲的鼓励自主行为,促进其高质量探索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具体见文中绿色字体部分。

Hughes, D. A. (2017). *Building the bonds of attachment: Awakening love in deeply traumatized children*. Rowman & Littlefield.

意见 3: 研究程度(2.2): 在此段,作者澄清了“探索行为家庭观察”环节中,研究者是“逐一提供”三样玩具的。“结构式母子互动家庭观察”中是否也如此? 如果是的话,可以进一步澄清。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在结构式母子互动家庭观察中也是逐一提供三样玩具的,作者已经在文中进一步澄清,补充了“逐一”二字,此外,仔细思考后作者将文中的“结构式母子互动”完善为“半结构母子互动”,并分别在 2.2 研究程序中“全程录像并与母亲约好后期家庭观察时间”后补充了参考文献“(林青等, 2014)”、2.3 研究工具中“气质困难度的计算方法是这 55 个条目的平均值,其得分越高,表示儿童消极气质特点越突出”补充了参考文献“(Stright, Gallagher, & Kelley, 2008)”,具体见文中绿色字体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以下是参考文献出处:

Lin, Q., Wang, Z., Lu, S., Liang, X., He, Q., Wang, Z., Hu, R., (2014). In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Toddlers: A Bridge from Maternal Sensitivity to Toddlers' Attachment Behavior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6(3), 353-366.

[林青, 王争艳, 卢珊, 梁熙, 贺琼, 王朝, 胡若时. (2014). 从母亲的敏感性到学步儿的依恋安全性: 内部工

作模式的桥梁作用. *心理学报*, 46(3), 353-366.]

Stright, A. D., Gallagher, K. C., & Kelley, K. (2008). Infant temperament moderates relations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in early childhood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in first grade. *Child Development*, 79(1), 186-200.

审稿人 3 意见：作者对文章做了细致的修改和完善。仍有几处小问题需要探讨。

意见 1：摘要中这个说法不妥，“结论：母亲鼓励自主行为能够促进婴幼儿的探索行为，且儿童依恋安全性对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母亲鼓励自主不是危险因素，因此，调节变量所起的不能说是保护作用。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经过斟酌，作者将摘要中的“保护作用”改为了“促进作用”，具体见摘要中的绿色字体部分。

意见 2：研究方法中应该介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和计分，而不是放在数据分析部分。这样会更清晰。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根据专家建议，作者将介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计分部分“SES的算法是父母受教育水平与父母收入标准化后的平均数(Laranjo & Bernier, 2012)。”放到了研究方法中 2.3.1 家庭基本信息部分，并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进行了补充“其中，父母家庭收入为 7 点评分(从 1“月薪 1500 以下”至 7“月薪 20000 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为 7 点评分(从 1“小学水平”至 7“硕士及以上”)。参考 Laranjo 和 Bernier(2012)计算 SES”，具体见文中绿色字体部分。

意见 3：在数据分析部分，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两部分都需要明确介绍依恋类型这一分类变量是如何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的。这一点，目前没有明确写出来。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依恋类型是按照 0、1 来编码的，其中，0 为不安全型、1 为安全型。这在表 2 的注释中有标明。在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时，依恋类型是按照虚拟变量处理的。作者对此进行了补充，在 3.1 初步分析部分“将婴儿气质、SES 设为控制变量”后面加入了“儿童依恋类型按照虚拟变量处理”，以及在 3.2 调节效应分析部分“以学步儿探索行为的五个维度为因变量”后面加入了“儿童依恋类型按照虚拟变量处理”，具体见文中绿色字体部分。

此外，作者对参考文献部分再次进行了核对，将“Laranjo, J., & Bernier, A. (2013). Children's expressive language in early toddlerhood: Links to prior maternal mind-mindednes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3(7), 951-962.”中的年份改为了“2012”，同时修改了三处标点和空格：

1、在“Bao, Z., Zhang, W., Li, D., Li, D., Wang, Y., (2013). School climat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01), 61-70”的“Education”后补充了一个空格，

2、将“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中“what”和“why”前面的空格删去，在引号前面补充了空格；

3、删去了参考文献“Deci, E. L., & Ryan, R. M. (2010). *Self-determina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末尾两点中的一点。

第三轮

主编终审意见：本研究以 66 名 14 个月大的学步儿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母亲鼓励自主与儿童探索行为的关系，并探讨了依恋风格在其中的作用。论文逻辑层次清晰，文献回顾完备，研究结果既有理论的推进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教养实践。但目前来看，论文仍有以下几点需要澄清的地方：

意见 1：前言部分 1. 母婴依恋与探索行为的文献综述中，作者提出了“安全型探索”和“不安全型探索”两个概念，但在后续的编码、结果分析及讨论部分中，均未区分上述 2 种探索类型，建议作者不要将这一概念在前言部分提出，可留作讨论内容。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Grossmann, Grossmann, Kindler 和 Zimmermann(2008) 依据依恋安全性观点，提出了“探索安全性”的概念，区分了“安全型探索”和“不安全型探索”。“安全型探索”的定义是对物体或任务进行自信、专注、热切以及灵活多变的探索。具体而言，探索的安全性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1)面对“好奇”事件时，儿童开放地、不攻击地以及专注地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的能力；(2)儿童对于依恋对象的可获得性以及必要时提供帮助的信心。安全型探索个体在探索中会表现出面对困难时的坚持性和容忍，并愿意在能力范围之外寻求帮助；而当个体属于不安全型探索时，他们会表现出低水平的热情和好奇心，忍耐性也低。”根据专家的建议，作者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了讨论部分(“4.2 儿童依恋类型与学步儿探索行为的关系”处)，具体见文中橙色字体部分。其次，将“前者由于把母亲当作“安全基地”，表现的可能是“安全型探索”，即在探索中会比后者更专注、灵活地探索物体的功能，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在有限时间内探索操作持续的平均时间也会更长。”改为了“由于前者把母亲当作“安全基地”，在探索中可能会比后者更专注、灵活地探索物体的功能，以获取更多的信息，在有限时间内探索操作持续的平均时间也会更长。”具体见文中橙色字体部分。

意见 2：(前言部分) 2. 作者在回顾依恋与母亲鼓励自主的关系部分的文献时，谈到了母亲敏感性的问题，原文如下“从依恋层面来讲，母亲敏感性作为母婴依恋最有力的预测指标，对母婴依恋质量至关重要。针对这一观点，Whipple 等人探讨了母亲自主支持和母亲敏感性对依恋的预测作用，发现母亲自主支持不仅与依恋安全性呈显著正相关($r=0.32$)，还能够预测 5% 的依恋安全性变异。”但作者在后续研究中似乎并没有涉及与母亲敏感性有关的变量，此处提及母亲敏感性的意义建议作者进行说明。

回应：感谢专家的建议。Whipple 等人(2011)的文章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文献，Whipple 等人提出“应当从探索—依恋两方面来评估母亲的相关行为，提高依恋安全性的预测”，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依恋理论，他们分别考察了母亲自主支持和母亲敏感性对依恋安全性的预测作用。虽然母亲敏感性并非本文要研究的变量，作者在回顾文献时提及母亲敏感性的意义主要在于保证引用文章的完整性，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Whipple 等人的文章研究思路。根据专家的建议，在文章删除了“从依恋层面来讲，母亲敏感性作为母婴依恋最有力的预测指标，对母婴依恋质量至关重要。针对这一观点”。

具体参考文献为：

Whipple, N., Bernier, A., Mageau, G. A. (2011). Broadening the Study of Infant Security of Attachment: Maternal Autonomy-support in the Context of Infant Explor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20(1), 17-32.

意见 3：(前言部分) 3. “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认为，不同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时可能存在两种交互作用模式：促进假说和排除两种假说(鲍振宙，张卫，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艳辉, 2013)。”这句话语言需要再做调整。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仔细思考及对比原参考文献后作者删去了“排除两种假说”中“两种”二字, 并原句改成了“人类发展的“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认为, 不同保护因子在预测发展结果时可能存在两种交互作用模式假说: 促进假说和排除假说(鲍振宙, 张卫, 李董平, 李丹黎, 王艳辉, 2013)。”

意见 4: (前言部分) 4.前言部分对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对学步儿探索行为的编码过于冗长, 建议稍作删减或合并入方法部分。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作者将前言中“其中, 探索操作总频次、探索操作平均时是探索行为的量化指标, 分别记录的是单一具体操作行为的频次和花费的平均时间, 探索操作种类、探索坚持性和探索能力分别表现的是学步儿探索行为的丰富程度、注意力坚持以及对物体信息量是否搜集充分等方面的考察, 是探索行为的质化指标。”这一内容并入了方法中“2.3.4 学步儿探索行为编码表”部分, 具体见文中橙色字体部分。

意见 5: 方法部分 在对儿童探索行为的考察中, 实验要求“妈妈坐在宝宝的旁边, 除了极力要求您回应之外, 尽量不要主动参与到宝宝的探索活动当中”。在后续编码过程中, 编码者是否检验母亲在探索行为中的参与程度, 不同依恋类型儿童在寻求母亲的回应上是否存在差别, 母亲的参与是否对儿童的探索行为产生了影响。

回应: 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在后续编码过程中, 编码者并没有检验母亲在探索行为中的参与程度, 主要编码的是儿童的探索行为。考虑到本研究并不关注母亲在探索行为中的参与程度对儿童探索行为的影响, 故在实验中采用指导语控制了这一变量。作者特别感谢专家提出这个建议, 为作者更全面分析儿童探索行为与母亲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未来作者可以在这一内容上作进一步探究。

意见 6: 结果及讨论部分 研究发现, 依恋类型与探索坚持性之间相关显著, 说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在探索中的注意集中时间更长, 作者如何对该结果进行解释。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根据研究结果儿童依恋类型与探索坚持性($r_{\text{partial}} = -0.23, p < 0.10$)呈边缘显著负相关, 说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在探索中注意集中的时间更长,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可能是指不安全依恋儿童采取的一种适应性分心策略。对此, 作者在讨论部分做了相应的补充, 在“如此看来, 探索操作平均时长可能比探索操作频次更能反映个体的依恋质量。”后加入了“儿童依恋类型与探索坚持性呈边缘显著负相关, 提示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在探索中比安全依恋儿童的注意集中时间更长,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可能是不安全依恋儿童采取的一种适应性分心策略, 为了适应母亲的不确定, 在探索过程中将注意力转移到对物体的关注。”具体见文中第 32 页橙色字体部分。